



昭代叢書

4 增
124
11



昭代叢書

成

曾
124
11



曾
門
號 124
卷 11

瘞鶴銘辯題辭

世既有好事而無力之人與有力而不好事之徒則亦必有好事而復有力之人夫有力而不好事則其人不足與于風雅之林者也吾無責焉耳好事矣而力不足以副之是固斯人之莫可如何者也若夫既好事矣而力又處于有餘苟于可以竭吾力者亦若有所憚而不為寧不虛負此力乎哉寧不與不好事者同類而並譏乎哉余遊焦山在春漲之餘潮汐稽天鼉鼉狎浪不得見所謂瘞鶴銘者摩挲而拂拭之

宋道

印館

名代叢書

瘞鶴銘題辭

僅于雷轟石畔一俯瞰焉而已。已卯夏五始得此帙。讀之。深恨余力之不逮。不獲起已仆之石俾還舊觀。因思世不乏好事者。流數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有力之人。所患者。位置不得其宜耳。今既有張君力臣。細為區畫于前。即用其說而遵行之。其易當不啻如反掌也。或曰。好事而有力者。所見寧不及此耶。是又不然。吾人一生有時而暇。有時而不暇。與有時而勇。有時而怯。此其間有數存焉。未可一概論也。吾故為書之簡端。冀得遇于好事而有力者。新安張潮題。

昭代叢書乙集卷三十七

新安張一湖山來輯

瘞鶴銘辯 有序

山陽張 弼力臣著

同郡杜首昌湘草校

予之作瘞鶴銘辯。非敢過為抉摘也。誠恐千百世神物日漸為舛。予甚惜焉。今幸原石尚存。思欲據此。復加駁正。第因文字闕裂。又無時代姓名可考。故各逞臆說。條緒紛糾。非可以一篇半幅遽令洞

然也。幾為籌畫。必逐段疏解。先立小序。標曰為五。庶隨考隨喻爾。一為諸石錯落江濱。下探極其艱險。故以摹搨為原始。摹搨全則根究有準矣。一為黃董二論最詳。閱之則疑團盡釋。故以引證次之。引證明則不煩贅詞矣。一為原刻自左而右。斯可一就勢推測。故以考據次之。考據定則脈絡井然矣。一為字句限有成格。難容任意改竄。故以辯誤次之。誤者辯則傳會無益矣。一為維挽之法。最易止在返本尋源。故以重立為要歸焉。重立行而神采

頓復與山光輝映矣。後之覽者。當不以瑣屑鄙猥。笑予滋蔓也。

瘞鶴銘刻於焦山西足。當江流之衝。怒濤走齧其下。想昔日崩裂之時。正值雷雨之夕。俗因傳為雷轟石。其石常沒於江。惟冬日水落。始得見。予遙為慨念者。非一日矣。丁未十月望後三日。乃得過此。先觀重刻。二石。次至壯觀亭址。右俯瞰破石叢雜。攝衣下尋。見一石。仰臥於前。一石仆於後。字在石下。去泥沙咫尺。臥地仰觀。始見字迹。又一石側立。剝甚。各存字多寡。

不一。急命僕各搨一紙。時落日風寒。不能久立。遂乘片帆。回所寓之銀山。蘭若挑燈審視。未得其詳。及就寢。則又念此不置。竟夜無眠。次日復往搨之。遂有如晤故人之意。第仆石之下。仰搨爲難。僕之兩手。又不能兼理搨具。予乃取其旁之紅紫落葉。敷藉於地。親仰臥以助之。墨水反落。汚面不顧也。及挈舟而返。予之周旋於石隙者。已三日矣。手足不寧。上下如猿獼狀。衣履皆穿。始各得四紙。所幸者。湊其裂痕。詳其文字。皆歷歷可睹。所少者無幾爾。此刻因手書於石。其

字之大小疏密亦不一。謹按原石存字。上有並列六行。下有並列三行。是當時本文之定位也。惟其間殘闕一段。難於追尋。及察重刻二種。云是本之海昌陳氏玉烟堂帖內者。竊意摹本山之書。而重刻之。未有不先求本山之舊蹟。而反依轉摹之本。以意爲增損者。豈因水涸之時。未能詳求。或轉相委托。以蹈承譌襲舛之轍。而不肯如予之身任勞苦歟。此所以不得不辯也。初刻因淺學寡聞。不能驟得證佐。是以未詳厥後。徧按諸書。論列始覺瞭然。茲亦不能具載。但節

錄東觀餘論廣川書跋內切要之處。知非王逸少書。并非顧陶所書。凡予之欲言者。古人已先言之。殊勝予之喋喋也。

宋黃伯思東觀餘論載邵資政亢考次瘞鶴銘文。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闕一字當作亭甲午歲化

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闕一字當作寥廓邪奚奪。闕二字遽也。

廼畏以元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家無。闕四字我

此字不全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彼胎禽。浮丘。闕二字余欲無言爾。闕五字當有雷門二字去

闕一字當作華表雷。闕二字當為形義唯髣髴事亦微。冥爾將何之。

解化。闕五字又闕一字惟寧後蕩。洪波前固。重扇右

善并丹楊真宰。又闕八字華亭爰集。真侶瘞爾。闕二字或文但止於此未

可知也丹楊真宰。此四字不知其次

黃跋曰。右瘞鶴銘。資政邵公亢。嘗就焦山。缺石考次

其文。其不可知者。闕之。故差可讀。然文首尾。佶粗可

見。雖文全。亦止此百餘字爾。而歐陽文忠集古錄。謂

好事者。往往只得數字。唯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為多

矣。蓋印書者。傳譌。誤以十為百。當時所得。蓋六十餘

字故云此數家本為多。此銘相傳為王右軍書。文忠以為不類王法。而類顏魯公。又疑是顧况。云道號同。又疑是王瓚。僕今審定。文格字法。殊類陶宏景。宏景自稱華陽隱居。今日真逸者。豈其別號歟。及唐王瓚詩字畫。亦頗似瘞鶴銘。或以銘即瓚書。誤矣。王逸少以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生。年五十九。至穆帝升平五年辛酉歲卒。則成帝咸和九年甲午歲。逸少方年三十二。至永和七年四十九。始去會稽而閒居。則不應三十二年已自稱真逸也。又未官於朝。及閒居

時不在華陽。以是考之。此銘決非右軍也。審矣。

宋董道廣川書跋前載張舉記瘞鶴銘文

華陽真逸謨上皇山樵

闕一本有書字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

闕一字當作亭

甲午歲化

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

闕一字當作夢

廓耶奚奪

闕一字仙鶴

之遠也。迺裹以元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家無

闕四

字我休

此字不全

故立石旌其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此胎禽浮丘

闕二字

余欲無言爾

闕五字當有

去鼓

闕一字當為華

表雷

闕二字當為形義

唯髣髴事亦微。冥爾將何之

名代叢書

瘞鶴銘辯

解化闕五字又此字不完惟寧後蕩洪流前固重扇右

此六字不完又闕一字華亭爰集真侶瘞爾闕四字或但止於此未可知也丹

楊真宰此四字不知其次

瘞鶴銘今存於焦山及寶墨亭者蓋盡於此凡文字句語讀之可識及點畫之僅存者百三十餘言而所
亾失幾五十字計其完書畫蓋九行行之全者率二
十五字而首尾不預焉熙寧三年春索其逸遺於焦
山之陰偶得十二字於亂石間表畱惟寧十字宗餘
二字譌缺石甚迫隘偃臥其下然後可讀故昔人表

之現而世不傳其後又有丹楊外仙江陰真宰八字
真華陽真逸上皇山樵為侶似是真侶之號今取其
可考者次序之如此其間闕文雖多如華亭寥廓之
類亦可以意讀也二月一日南陽張舉子厚記
又刁景純得金山經度唐人書瘞鶴銘文

鶴壽不知其紀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
天其未遂吾翔寥廓也耶奚奪余仙鶴之遽也廼裹
以元黃之幣藏之茲山之下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

詞曰

昭代叢書 瘞鶴銘辯

相此胎禽。仙家之真。山陰降蹟。華表留名。真惟彷彿。事亦微冥。西竹法里。宰耳歲辰。鳴語解化。浮丘去莘。左取曹國。右割荆門。後蕩洪流。前固重扃。我欲無言。爾也何明。爰集真侶。瘞爾作銘。宜直示之。惟將進寧。丹陽僊尉江陰真宰立石。

董跋曰。瘞鶴銘在潤州焦山下。初刻於崖石。久而崩摧。覆壓掩沒。故不復得其全文。余嘗怪唐人尚書學。而此銘字特奇偉。宜世賞悉而卒不見傳於人。歐陽文忠公以舊記稱王羲之書爲非。又疑顧况白號華

陽真逸。謂此書類顏太師。沈存仲直謂顧况所書。如何而碑書篆者。上皇山樵也。則謂况書不可也。往時邵興宗考次其文。其後張舉自力求之。刁景純就金山經度內得唐人於經後書瘞鶴文。以授興宗子厚。其字錯雜失序多矣。今並列序之。來者可以考矣。董又曰。黃伯思學士以瘞鶴銘示余。世謂晉右軍將軍王逸少書。歐陽公疑華陽居士唐顧况道號。然逸少通翁。其書可見。不與此類。顧况卒於貞元末。當元和七年爲壬辰。九年爲甲午。良不及也。上推壬辰歲。

為天寶十一載。况當兒穉。其號華陽乎。昔陶宏景嘗以其居華陽觀。故自號華陽隱居。或曰茅山樵也。四人各行。貞白自書。與今銘甚異。則不得為陶隱居所書。然華陽真逸。特其謨銘。若其書者。上皇山樵也。四人各以其號。自別。固不得識其姓名。疑皆隱君子也。

昭按二書論次。出於宋熙寧之時。其字之完闕。皆有次序。當取為程式。俱前列。原文未免漏略。今以昭所搨先於側立石上。得八字。仰臥石上。得三十字。仆石下。原存二十三字。并不全二字。後察出惟寧上。得厥

土二字。華亭上。得爽塏勢掩四字。其右題名徵字上。得岳字。徵字下。得君字。此八字儼然見存。合前六十九字。何以數百年前之諸君。竟未之見耶。據子厚云。石甚迫隘。偃臥其下。然後可讀。即昭當日同僕仰臥榻出時。閱之。甚覺漉漫。旋粘置壁間。宛轉揣摩。縈日縈夜。象其形勢。繹其文理。而後得此八字。蓋不敢以漫不經意。而使古人遺蹟。等諸過眼烟雲也。曩曾編質之。字內鑒賞諸君。皆驚歎信然。東吳顧亭林先生所著金石文字載云。淮陰張昭審訂。復得八字。可謂

毫髮無遺矣。茲欲論其全勢。苟不實有所據。徒付空談。究何益乎。今所據者。惟於原石上下見存之定位。即可揆度其餘。而予所尤難愍置者。祇在其間亾失一段。又據廣川跋云。行之全者。率二十五字。卽爲句讀之約束定數。每行除上下存者若干。又據各本所傳之文。填寫奏合。恰當原位。自無容那移。其無證佐。不敢擅入者。僅闕十字。金山唐人書本存字如去莖西竹法里山陰之類儘可成句亦不輕爲引用較前後諸本。又獨多矣。然不比尋常碑版。楚楚易讀。故非圖不明。非註不悉。特依原式完闕。斷

裂之形。臚列於左。

一圖內大書者。爲原存六十一字。又不完二字。

大書旁圈者。爲昭新得八字。合六十九字。

原存宋人補刻前序三十四字。亦大書之。

方格者。字亾而文存。因考諸本皆同。故註於旁。以

便句讀。計六十三字。又序我下不完一字。

方格旁無註者。係闕文十字。

五項正合原數。

一百七十九字。

江陰真宰

丹楊外仙尉

岳徵君

此小石字在下面。銘三行十九字。又不
完一字。全形似宰。上隔一石如枕斜連
題名三行十二字。又不完一字。止存右
上半是宰。左與下不可辨。

真侶塞爾

作銘

此腹內一段久

洪流前固重

扁左取曹國右割荆門

爽塏勢掩華亭爰集

唯髣髴事亦微

真爾將何之解化

厥土惟寧後蕩

相此胎禽浮丘

著經余欲無言爾也何明雷門去鼓

垂表留形

此仰面石六行存十三字

山之可仙家

無隱

我

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未遂吾翔

夏郭叩吳奪余仙鶴

之遠也迺累以元黃之幣藏乎茲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

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

華陽真逸

上皇

山樵書

座鶴銘有序

此側立石止存八字亦不甚明

此宋人補刻
三行三十四
字即在石
之背

漢書而下碑亦有逆書者後人亦未識順行者識之

標題止存一鶴字。華陽真逸字可以想
見。難揚聞載前尚有紀也二字。今止。

今本山重刻橫直二種。皆全依玉烟堂帖本。前後改竄不同。與原石位次參差不合。并字體多譌。亦列于此。以備對勘。

塵鶴銘 并序 華陽真逸撰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奪之遽也。迺裹以元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家有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此胎禽浮丘著經。迺徵前事出於上真。余欲無言

紀尔歲辰元門去鼓華袞留聲我唯髣髴事亦微真尔將何之解化惟寧後蕩洪流前固重局右割荆門未下華亭爰集真侶塵尔作銘上皇山樵人逸少書
峯山徵士丹楊外仙尉江陰真宰立石

前標題塵字。今刻譌作塵。下有序譌作并序。前題名一行。原文華陽真逸撰。上皇山樵書。十字。今刻前止有華陽真逸撰五字。逸又譌作逸。撰又譌作撰。乃于銘末插入上皇山樵人逸少書。譌增人逸少三字。

序首行。上於字。今刻譌作於。

序次行。今刻奚奪下。少余仙鶴三字。奪又譌作奪。藏

譌作藏。

序三行。原文仙家下。是無字。下闕三字。是我字。我下

又一字不完。方接故立石字。今刻仙家下。譌作有。直

接立石字。應少七字。又旌譌作旌。

銘首行。原石上存相此等六字。下存華表等五字。其

間闕十四字。當是浮丘著經下半句。又余欲無言。尔

也何明。雷門去鼓三句。下便恰合華表句矣。今刻作

迺徵前事。出於上真。余欲無言。紀尔歲辰。多出二句

八字。下占雷門二句之位。與原石不合。則次行唯髣

髣之位。亦不合矣。又雷譌作元。鼓譌作鼓。表譌作表。

雷譌作留。形譌作聲。義譌作我。

銘次行。上存唯髣髣等六字。下存厥土等六字。其間

闕十三字。當是微真一句。又尔將何之一句。解化下

半句。下又闕一句。即接厥土惟寧矣。今刻以解化接

惟寧為句。竟參錯損去二句八字。與原位相遠矣。况

原石惟寧上。見存厥土二字。蓋未察也。又蕩譌作蕩

銘三行。上存洪流等五字。下存爽塏等八字。其間闕十一字。當是重扃一句。又左取曹國。右割荆門。下又闕二字。是爽塏上半句。今刻重扃下。作右割荆門。未下華亭。察原石華亭上。見存勢掩二字。何以改作未下。勢掩上。又存爽塏二字。何以改作荆門。可見各句皆譌矣。

右題名一行。原文峯字止存上半。偏在右。下是岳徵君三字。今刻譌作峯山徵士。岳譌作山。君譌作士。題名二行。丹譌作丹。

題名三行。原文江陰真宰四字。今刻下增立石二字。右皆指數可見者。不敢略加妄議。想因重摹之時。不會計其位次。牽合足成爾。再察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本。亦有不同。諸句云。乃徵前事。我傳爾銘。余欲無言。尔其藏靈。又作義唯彷彿。歷下華亭。奚隼真侶。董文敏遂依之以刻石。輟耕又云。以余考之。一本山樵下有書字。真宰下有立石二字。一本我傳尔銘。作出于上。真尔其藏靈。作紀尔歲辰。陳氏玉烟堂帖正本之。此今重刻二種。又本之玉烟堂也。末尾又云其間

詞句亦多先後不同。尚俟拏舟過揚子。手自模印。以稽其得失。一二可也。可見南村亦是懸揣之詞。在元時已無定準。無怪近日之紛紛也。又廣東黎堯石并嚴氏有翻刻之殘本。未睹其全。然刻于他處。或增減無考。如金山唐人書本。已自不同。惟刻于本山者。後人將信為真。或原石漸至于淪亾。或憚勞不精于搜考。則終不能睹本來面目。其為害孰甚乎。請具眼者辨之。凡神物之在天地間也。隱見固有其時。而能力而寶

之者。豈不以其人哉。岐陽之石鼓。岱嶧之篆刻。當昔時消沈磨滅。未嘗不偃仆于烟榛霜艸之間。一旦有好事者。寶之聚之。雖或不無殘缺。而人終不敢以譌舛亂焉。陸放翁云。殘璋斷玦。以真為貴。豈在多耶。顧不然歟。之于瘞鶴銘也。既備列五本于前。可以一覽較然矣。然釋文雖詳。而本文未顯。究不能與石鼓篆刻彪炳天壤。吁。可惜也。原其要歸。仍以重立原石為主。請試言其次第。蓋重立之。宜先以仰面一石。側立一石。移置寶墨亭上。至仆石雖大。固曩所曾植

者若扶而立之。江邊斯稱極快。否則俟冬日水涸時。掘其沙土。容身可揭。再別磨一石。依原位。行次。效宋人之補刻。重摹而精勒之。亦一快也。不然。姑將仰面一石取起。可一朝而畢。至爲簡易。從來遺墨數字。卽可坐之久遠。況此石見存。三十字。已得首尾之大概。乎。誠令此石先得無恙。徐圖再摹。三十九字。與不全二字。并宋人補序三十四字。合一百三字。置于一處。則神物復還舊觀。一以正前人之譌舛。一以啓後來之信從。力而寶之。是所望于博雅君子。首爲倡率者。

也。予始于丁未。迄于甲戌。垂三十載。其間徧游五嶽。較刻諸書。故鹿鹿無暇。每思各依原形。大小摹刻。四幅于家園。日月逾邁。忽至七旬。嗚呼。予且老矣。方苦形神之衰憊。老病之相侵。無可如何。因念茲一段殷勤細訪。亦大費苦心。亟重刻此本。并力疾雙鈎數紙。以待識者。且玩而老焉。可矣。曩者談長益先生。曾爲題識。今吾及潘子雙南。不時往還江淮。卽以相貽。俾藏于焦頂之雙峯閣上。久存其真。不得淹沒。至于石之果能復立。耀光怪而吐虹霓。他日有望氣者。是必

遠知神物之所在也

蘇子瞻而之雙峯閣上又存其真不特神也至千不
張猶今吾父繼于雙南不特也至千不特神也至千不
以於蕭香且冠而朱冠下矣燻香結其益夫主曾亦
編聯結衣大費苦心重依此本在也然費此悲憫
領幅之哀慙矣疎之休對無何故抑因念慈一以頌
副于寒閣日民庶與訟庭小位即和平且其美不
刻既而書於紙與無耶思各分取決大小學既以
止行欲于下米及于甲亥至三十婦其間論

跋

余向集諸法帖字為詩惜未及瘞鶴銘由今思之尚
喜未曾及此否則原文宋補皆混而無別矣俟冬月
有暇時特過焦山然後補之第不知能如吾願否也
心齋張潮

名代叢書 瘞鶴銘跋

三

心欲求勝

有。雖。知。非。益。然。山。然。於。麻。之。菜。不。味。豈。敢。吾。願。否。也。
海。未。會。父。此。否。似。取。文。來。麻。皆。此。而。無。限。矣。於。冬。日。
不。向。某。清。志。神。字。為。精。帶。未。又。盡。勝。於。由。今。思。之。尚。
如。

快說續記小引

羣。天。下。之。人。無。不。期。于。快。意。而。快。意。者。千。百。人。之。中。
曾。不。得。一。二。焉。則。甚。矣。快。之。難。言。也。夫。快。之。為。類。亦。
不。一。矣。貧。者。以。富。為。快。病。者。以。愈。為。快。仕。者。以。得。官。
為。快。赴。試。者。以。入。殼。為。快。艱。于。嗣。者。以。得。子。為。快。嗜。
酒。者。以。痛。飲。為。快。好。色。者。以。縱。慾。為。快。假。使。造。物。各。
如。其。人。之。所。欲。而。與。之。豈。不。成。一。極。樂。世。界。乎。哉。雖。
然。快。亦。何。常。之。有。熱。中。者。固。以。得。官。為。快。矣。不。有。所。
謂。高。尚。者。又。以。休。官。為。快。耶。好。酒。者。以。醉。為。快。矣。病。

名代叢書

快說續記小引

一

酒者安知其不。又以解醒為快。耶。譬之于天。止此一風舟行者。或喜其順。或怨其逆。為之天者。亦甚難矣。然天雖不能快我于其事。而我未嘗不可自快于其心。于是不妨出其狡獪神通。幻作空中樓閣。所欲者與之聚之。所惡者與之去之。不亦可乎。金聖歎與王斯山賭說快事。王子丹麓續而記之。世有拂意者。于煩惱場中。展讀一過。不啻如醍醐之灌頂。甘露之灑心。是不獨丹麓一人之快。並可為凡有同心者之所共快者也。心齋張潮撰。

昭代叢書卷三十七

新安張潮山來輯

廬陵聶先晉人校

快說續紀

仁和王暉丹麓著

兀坐雨窗。愁懷如結。天不可寄。地不可埋。謀之於客。求所以釋之。客曰。愁者快之反。能快則愁自釋矣。因約舉聖歎所說快事數則。予便欣然。客曰。未也。請為子續。廣引博喻。錯雜

無端說未竟。已不覺着軒而袂聳。客更欲窮其說。予曰止。止樂不可極。願畱有餘。以俟後人之欲釋愁者。

夜半初醒。捫心偶無一事。靜聽鐘聲。冉冉從雲間度。不亦快哉。

數人在座。獨兩人好為鬼陣。爭劫叫囂。喧不可耐。一人遽起。掀其枰。擄其子納奩中。不亦快哉。

遠方之友不見。且數年矣。有傳其已死者。忽叩門聲。急出視。正其友也。欣然把臂。痛飲高談。不亦快哉。

高樓月色。苦為鄰家樹陰所遮。一日忽聞折裂聲。鄰家樹已為大風所折矣。少焉月出。清輝四映。不亦快哉。

繞砌尋詩。忽得佳句。不亦快哉。

盛暑鬱蒸。數日夜不能成寢。忽然風清雨過。几簟生涼。一枕黑甜。耐有餘適。不亦快哉。

避暑山中。科頭赤脚。憩松陰下。聽石澗流泉。時與松濤相激發。不亦快哉。

看人倚馬作數千言。不亦快哉。

達官家多畜女伎。聞某伎有殊色。漫作詩懷之。不料為達官所覺。忽折柬相召。命殊色出拜。曰：君欲是乎？便與偕去。不亦快哉。

願從坊間盡收爛臭時文。不論新舊。一概焚却。不亦快哉。

市兒負逋。歷年多。已忘之矣。一日忽登堂致謝。盡還所負。不亦快哉。

七八歲弟子。能周旋中禮。問故事應對如流。不亦快

哉。

適欲留賓。囊內無錢。正躊躇無策。婦能善解人意。剪韭烹葵。佐以旨酒。亦不暇問其脫簪與截髮也。但得佳客盡歡而去。不亦快哉。

席中遇苛底糾纏不休。正難擺脫。忽令盆告完。不亦快哉。

統袴子弟。怙勢橫行。鄉里莫可誰何。一旦忽聞其父兄罷官死矣。不亦快哉。

連日積雨。重雲蔽天。一夕已臥。忽見月光射窗隙。急

起推窗視之。萬里無翳。長天如洗。月照樹林。都成瓊玉。不亦快哉。

獻歲以來。風雨不輟。閉門讀陶徵士詩。不知戶外有酬酢事。不亦快哉。

長日欲眠。蟬聲正沸。心煩意亂。莫知所適。忽有一鳥。不知何處飛來。尋聲而捕。不遺餘種。空林寂寂。遂得穩臥匡牀。不亦快哉。

秋風新冽。木葉始落。振衣登千仞岡。一望無際。迴視此身。幾欲仙去。不亦快哉。

天氣極寒。擁爐斗室。觀書小倦。飲以醇酒。數杯便醉。通身怡然。試問途人。亦復苦寒否也。不亦快哉。

秀才應歲試。謄卷已畢。展讀數過。頗自得意。不亦快

哉。

自刺小船入藕花深處。手劈蓮房。啖之。綠映鬚眉。香侵衣袂。不亦快哉。

春日看花。郊行一二里許。足力小疲。口亦少渴。忽逢解事僧。邀至精舍。未通姓名。便進佳茗。踞竹牀。連啜數甌。然後言別。不亦快哉。

寬得山莊。錯種桂樹。可四五十本。彈琴而作招隱之
歌。不亦快哉。

入市偶見生魚一筐。可十數斤。有長尺許者。有七八
寸五六寸者。命童子易以青蚨。臨流放之。圍圍洋洋。
真悠然得其所也。不亦快哉。

正欲出門。一二十里。訪一好友。而好友適至。不亦快
哉。

二三知己在座。忽聞襍襪子至。俱擧蹙無奈。苟有解
意童子疾趨而出。婉言謝去。不亦快哉。

枕上聞霹靂聲。正未曉其所擊何物。早呼家人訊之。
始知向之所爲。肆其惡者。已死于震雷之下也。不亦
快哉。

著述滿家。苦不得問世。忽有人起任其事。不數月都
告成功。晴窗展卷。心目俱開。不亦快哉。

嘗考一事不獲。思廢寢食。一旦考得之。如映冰壺。對
明鏡。頓令心地豁然。不亦快哉。

則。餘。則。命。心。此。結。然。不。亦。必。結。一。事。不。齊。愚。觀。錄。食。一。旦。美。降。之。收。想。米。盡。糧。告。知。此。謂。實。錄。卷。心。目。則。關。不。亦。必。結。

昔。張。滿。寒。苦。不。再。問。世。亦。皆。人。跌。其。事。不。幾。只。踏。地。結。

跋

我輩有我輩之快。儉父有儉父之快。二者互相矛盾。丹麓我輩中人。所說快事。祇宜與我輩共之。未可為儉父道也。心齋居士題。

命父。敬也。心。微。晉。士。賦。

丹。第。非。輩。中。人。似。第。州。車。亦。空。與。非。輩。共。之。亦。何。分。

非。輩。亦。非。輩。之。非。曾。父。有。曾。父。之。非。二。非。正。非。亦。非。

題

昭陵六駿圖贊辯題辭

式音義辨

嘗讀戰國策至顏觸所云生王之頭不及死士之壘
不禁喟然歎曰嗟乎不誠然哉昔唐太宗佐高祖取
天下平定羣雄豐功偉烈載諸史冊者不可勝紀卽
其訓誨問答之詞通鑑所書綱目所記亦于歷代爲
獨詳宜過其陵寢者有生不同時之感乃卒未有聞
焉而博雅好古之士顧獨于歐陽詢殷仲容所書六
駿圖贊不憚詳稽博考辯其存亾是否于字畫湮滅
之餘亦何其于顏觸之所云有同揆也余爲取其辯

昭陵六駿圖贊

昭陵六駿圖贊辯題辭

而讀之書字之處正方一尺今觀其贊各十有六字
又馬名及注與何時所乘各四行以一尺之地計之
其字甚小即不及餘文止刻贊語四句每字約二寸
許統而計之凡九十六字想像規模其大小當與九
成宮字不甚相遠也自二王為書法之祖學書者多
宗之故書法以晉人為第一唐去晉未遠未免沿其
所尚今世唐太宗之所遺留惟九成宮聖教序二種
尚存若此贊者匪惟書家不獲觀其墨榻即舉其名
目知之者恐亦如空谷足音矣新安張潮題

昭代叢書乙集卷三十八

新安 張潮 山來 輯

昭陵六駿贊辯

山陽張 弼力臣著

江都卓爾堪子任校

六駿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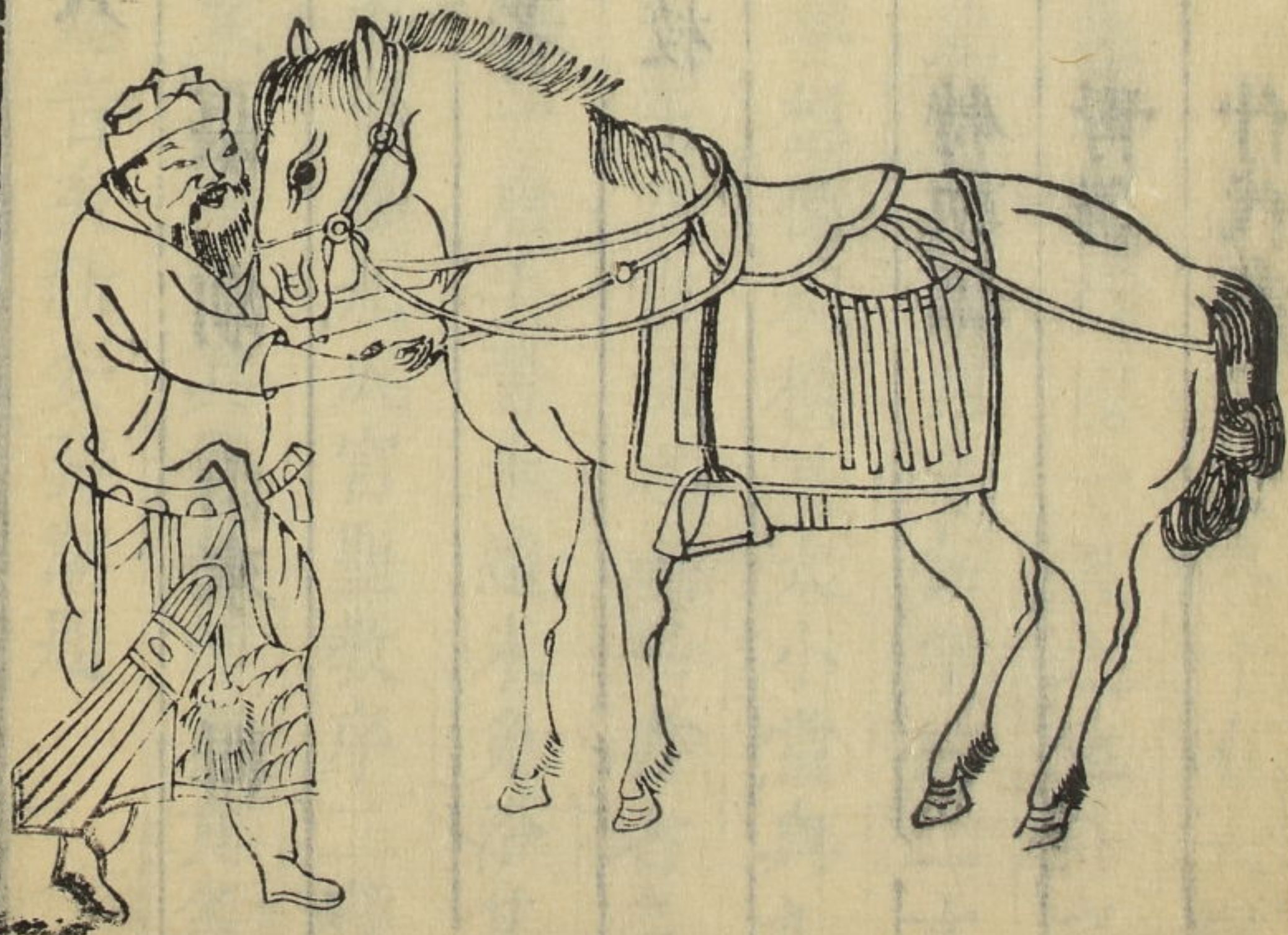
颯露紫 特勒驃

拳毛騶 青驪

白蹄烏 什代赤

威凌八陣
氣讐三川
骨騰神駿
紫鷲超躍
平東都時乘
羅前中一箭
西第一紫鷲
佩露紫

此原
刻六
贊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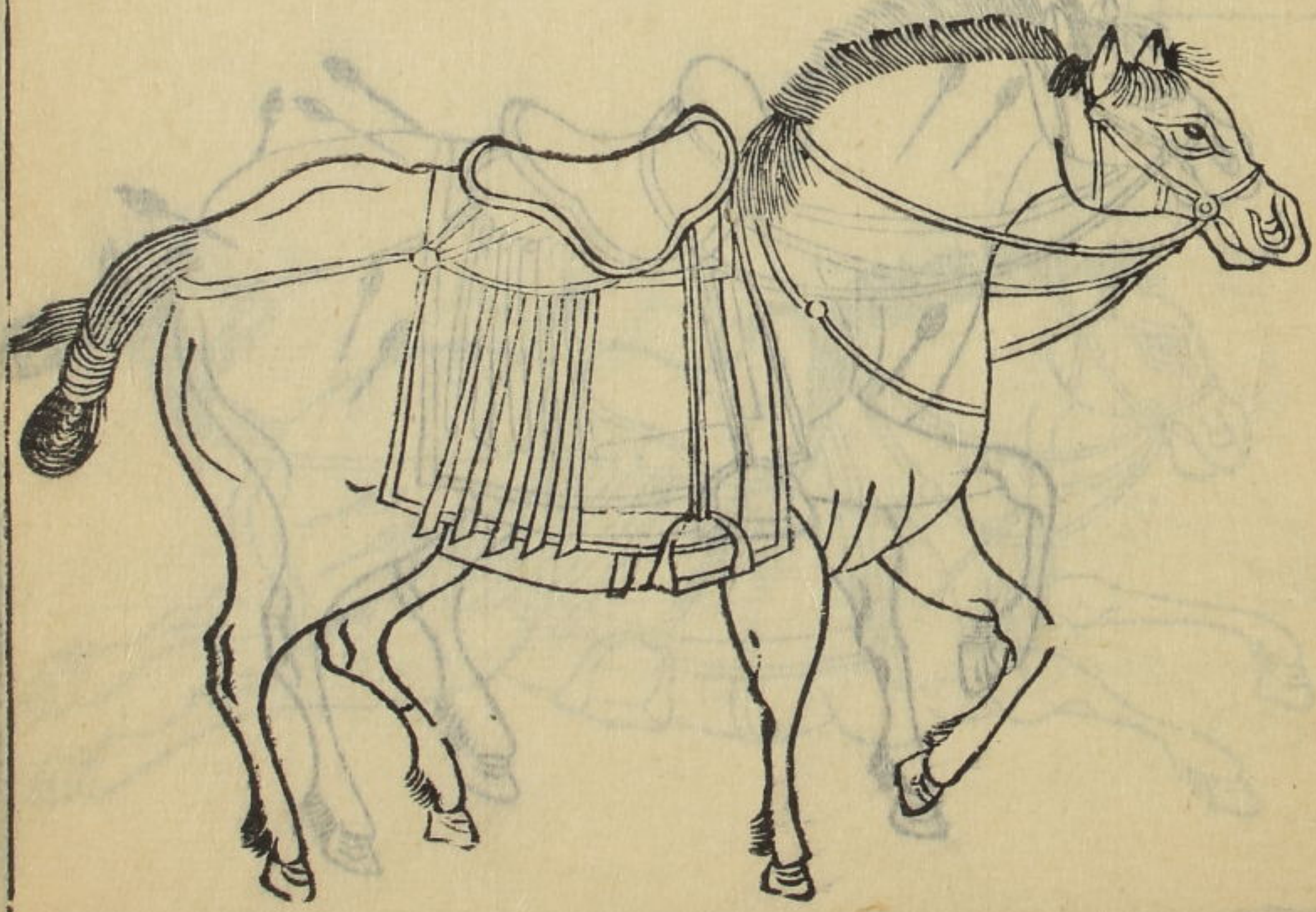


特勒驃

東第一黃白
色喙微黑色
平宋金剛時乘
應策騰空
承聲半漢
入險摧敵
乘危濟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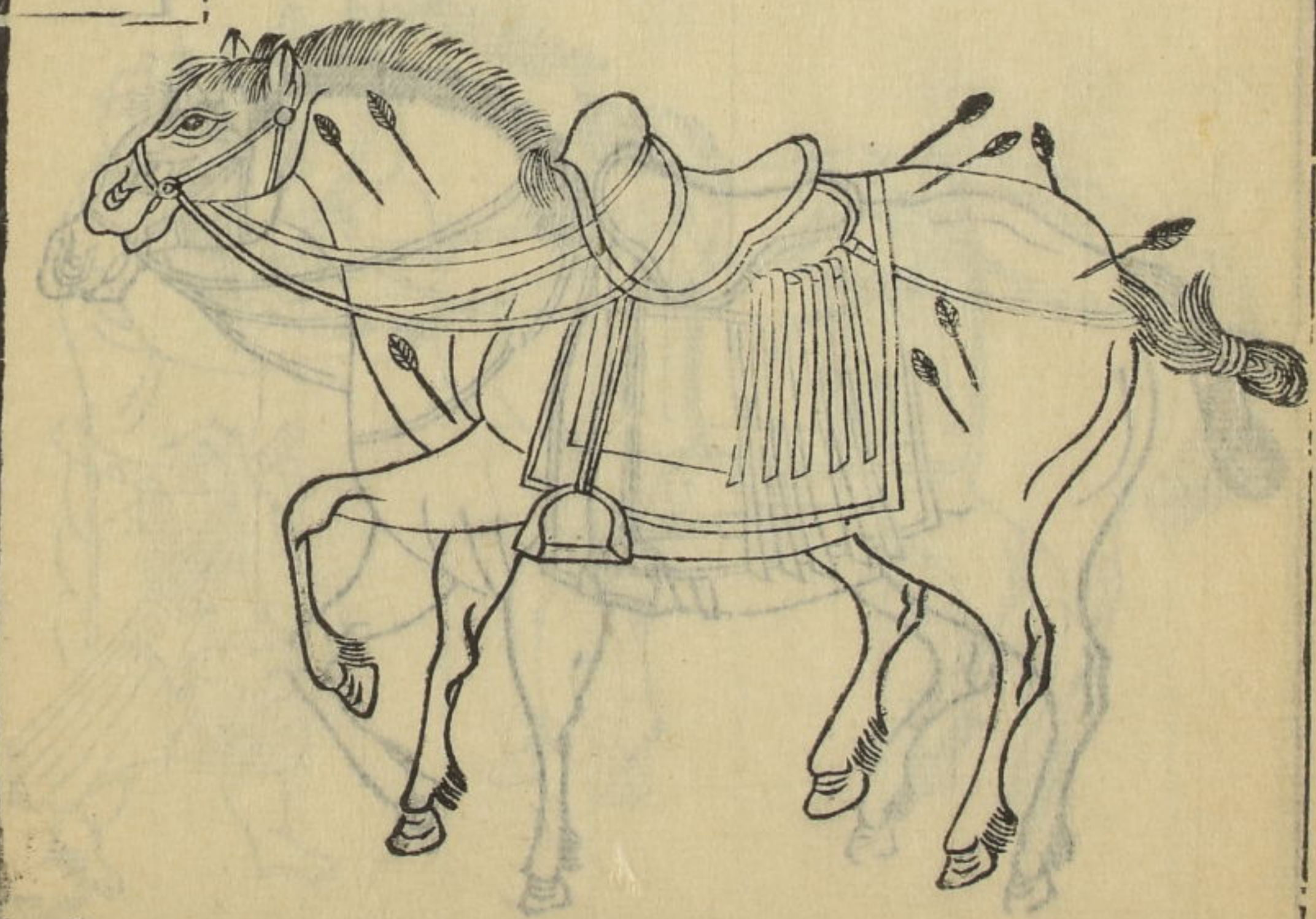
名弋叢書

昭陵六駿贊辯



氛埃廓清
弧矢載戢
天駟橫行
月精按轡
平劉黑闥時乘
前中六箭背三箭
西第一黃馬黑喙

拳毛騮



青驊

東第二蒼白雜
色前中五箭
平竇建德時乘
足輕電影
神發天機
策茲飛練
定我戎衣



名代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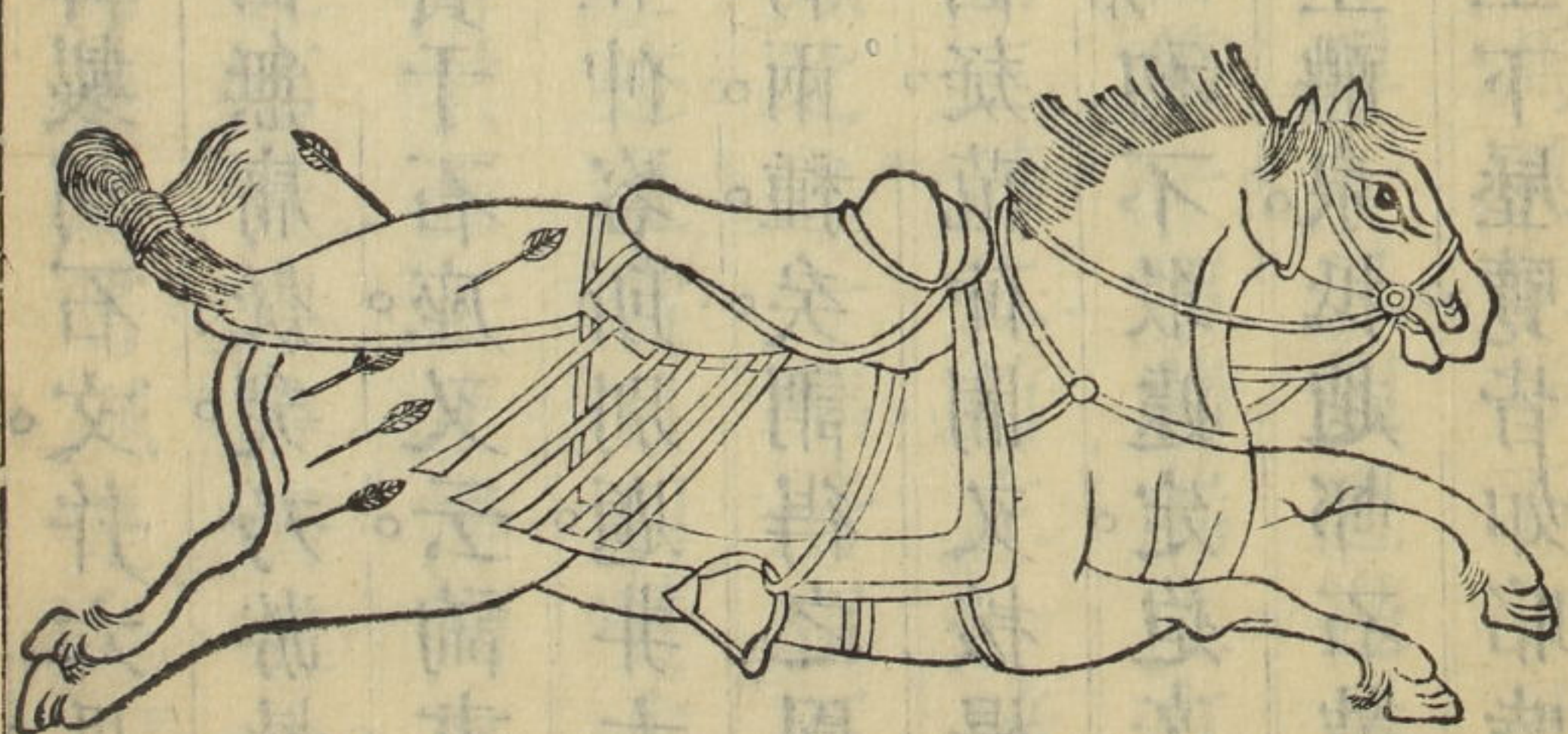
昭陵六駿贊辯

回鞍定蜀
聳轡平隴
追風駿足
倚天長劍
平薛仁果時乘
色四蹄俱白
西第三純黑
白蹄烏



什伐赤

東第三純赤色前
中四箭背一中箭
平世克建德時乘
灑澗未靜
斧鉞申威
朱汗騁足
青旌凱歸



唐太宗葬文德皇后于昭陵。御製刻石文。并六馬像贊。皆立于陵後。敕歐陽詢書。固無庸疑矣。乃游景叔云。高宗又詔殷仲容。別題馬贊于石座。又云。詢書不復見。殷書獨存。今所傳之贊。正仲容所別題。非太宗御製者。若然。則贊有異詞。書有兩種矣。謂得之園陵。記果足信否。是以趙子函有四疑。范仲闡又援楊用修殷謨歐書之說。互有不同。昭初不敢遽定。迨辛亥冬後。從漢南過雲棧。冒雪先至醴泉。抵趙邨石鼓寺一宿。登九嶠甬道。恭謁殿前。上下歷覽。皆如昭陵諸

志所云。不敢贊一詞。及審視六馬。其制琢石如屏風。每方高四尺五寸。廣五尺五寸。厚一尺。週遭邊界稜起。馬身半鑿空處。剝下三寸。西第一。四蹄端立。有馬圍前立。拔箭。東第一。西第二。則三蹄立。前左一蹄作馳勢。餘三則絕塵而奔。各馬頭之上。一隅皆留石一尺。正方。與邊界相平。隱隱有字迹。是當日刻贊處也。下座每邊三馬相連。各離尺許。共置一座。座面之石。卽與地平。合縫有鐵錠連屬。是石座無容書處也。不知景叔何以不察。子函以爲馬無座書。誠是矣。昭忍

凍槃旋其旁者兩日。撫摩推測。惟喜得上一隅書贊之處。顯然可見。想因其地位頗狹。筆法細瘦。非同大書。淡刻。更經千百載。風雨剝蝕。自當漫滅。幸趙氏金石錄云。昭陵刻石文六馬贊。皆歐陽詢八分書。世或以為殷仲容書。非是。至諸降將名氏。乃仲容書耳。今附于卷末。是歐殷兩書各存之徵也。今馬之上方無一字可見。是歐書已亾之徵也。又據志云。駿石居後殿左右。下一坎。兩行列數石人。或無上半。且下埋入于土。皆不全。此貞觀時擒服諸番將君長頡利等十

四人之像。琢石列之北司馬門內者。昭視之其餘無幾。并下半衣甲之紋亦殘毀不可名狀。安得有匄前之字。是殷書已亾之徵也。祇以兩處字迹。皆亾議者復未親目諦觀。深加參攷。遂紛紜懸揣。所言各異。今亦不須置辯。但請觀趙說自明矣。越翊日。又馳至舊縣觀太宗廟遺址。見昭陵圖六駿圖。即游景叔仿陵每馬高七寸許二碑巍然對列。命僕各拓數紙而歸。每有向予質詢者。不能一一詳解。乃仿刻為圖。而綴鄙說焉。至番將十四人。游記止有十二。想彼時已闕其二矣。

曩歲壬子會同顧亭林在濟南施方伯衙齋徧搜長安志醴泉志昭陵志諸書皆無可證佐越已巳入都見朱竹垞太史所察唐史列傳載有十人其相同者七不同者三為稟宗弄讚龜茲王白葉護于闐國王尉遲伏闍信亦無確據莫敢指定孰是附書于末以待識者教我癸酉端午日淮陰張弼力臣撰

跋

張力臣先生六駿圖贊辯其原本余未之見此為總憲王阮亭先生以鈔本見寄者也但鈔本馬圖較之拙選稍大數分今為板式所域不得不縮小其像然昭陵石刻其高廣凡五六尺張君既無難縮為數寸則余之稍減數分未為不可至其形勢究不敢有所異同也心齋張潮

瘦詞小引

嘗讀漢書至東方生與郭舍人以隱語相詰難未嘗
 不憤懣欲死夫隱語卽甚深微亦當使人可解何至
 如孔雀經楞嚴咒竟不曉所謂耶若夫黃絹幼婦之
 辭則明白而易見然自古人出之遂爲佳話使制自
 今人幾何其不笑爲淺率耶九烟黃先生作小牋四
 十幅每幅載瘦詞四條以行觴政中者賞不中者罰
 瓊筵射覆真足以益神智而長聰明有如此下酒物
 一斗豈足多乎夫文人慧業何嘗之有其大者爲持

世鴻篇經天偉論而其緒餘亦無妨現狡獪神通著
一二小品以相娛樂譬之天地既有五嶽四瀆以奠
封疆而于一泉一石之微亦必極其曲折玲瓏之致
既有松榦栝柏以供材用而于一花一草之細亦必
傳以馨香艷麗之姿非好勞也亦古今靈秀之氣自
有以結撰于無窮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今之度詞
何以異是雖然以黃先生之才不能效東方曼倩避
世金馬門高談雄辨于人主之側而僅與二三知己
作此冷淡生活不誠令鄧禹笑人哉心齋張潮謨

昭代叢書卷三十八

新安張潮山來川輯

江寧紀映鍾伯紫圖校

度詞

鍾山黃周星九烟著

昔范文子退朝武子問其何暮對曰有秦客
度詞于朝大夫莫能對吾知三焉其古今射
覆之祖乎然鞠窮庚癸之呼已叠聞于左史
而壺鬪拍塗之語亦明載于漢書下逮六朝

讀曲之歌。唐人藏鈎之戲。咸增華而鬪巧。遂
月異而日新。余嘗謂隱語一途。不過兒童小
技。然必須親切有味。為佳。如其浮泛支離。徒
供軒渠何益。余夙有此意。適遘同心。偶按籍
以命題。爰操觚而從事。賡分四十幅。倣玉峰
剪葉之規。閻計二百人。作金谷作觴之具。是
皆因物肖象。順理成章。義必取其圓通。音悉
去夫假借。簿名點鬼。雖有類于盈川。戲異牧
豬。或無譏于士行。若和惱公五十韻。堪憐長

遊。芙蓉之詞。誰能醉我六千場。聊寄子瞻芳

兩入。鸞之句。云爾。桃葉渡童知子漫識

雙金。林間多暇。集知己數人。談讌竟日。酒闌燭跋

不。其卦之餘。輒取古人姓名為隱語。以供射覆。中者

泰。白。舉大白。酌之不中者。罰以苦茗。亦閒居樂事

金。或曰。日月如流。何乃敝精神于無用。余曰。

然。不。猶。愈。于。今。之。呼。鼻。盧。鬪。葉。子。者。日。汨。汨。

于。錢。刀。場。中。而。不。知。止。乎。昔。中。郎。黃。絹。之。詞。

北。海。蛇。龍。之。句。千。載。而。下。猶。然。膾。炙。騷。壇。彼

恨我不見古人。正恨古人不見我。江山風月

主人題

第一牋

奉首座及高年者

金仙捧露萬年長。

上古人二字

泰伯逃周為紂王。

戰國人二字

不是桂花即菊花。梅蓮蘭蕙不如他。

漢人三字

婁金到午宮。木德甚葱籠。

宋人二字

第二牋

敬善音律客

寂寂長門有異人。

春秋人三字

危峰猶在望。緩步已山腰。

戰國人三字

兩人名同姓各別。姓雖各別也。相連一個在太白腮

畔。一個在子房鬢邊。

三代漢各一人各二字

漢家子弟隸黎園。

六朝人二字

第三牋

有妾及廣交者各一杯

清簾疎簾方坐隱。不知一葉下銀牀。

戰國人二字

唐堯在上樂洋洋。靜對空潭日月長。

六朝人三字

玉門西。如天上。朝也望來暮也望。

唐女人三字

周武有亂臣。握手如雷陳。

宋人三字

第四牋 奉詩酒友女客陪飲如無女客擇座中與前代美人同姓者代之後倣此

鳩鵲枝頭拜大人浮海堪同勇士行 上古二人各二字

淮陰行事果乖張 戰國人二字

往來韓魏中間幕如入尋常百姓家 漢女人三字

雖有桃葉共桃根堪配綠珠與紅玉 唐人二字

第五牋 富翁一巨觥女客陪唱

白虎關前虎子蹲 戰國人三字

素縷銀瓶令人消魂 漢人二字

長嶽峰堆百尺高 六朝人二字

童子六七八復有友五人只道三人中有一人誰知

還有二千五百人 宋女人三字

第六牋 奉苦吟客

他家做知縣與我有何干 三代人二字

丹砂染就一豬兒 戰國人二字

東海有樹蔭十洲獸羣三百大于牛 漢人三字

寅卯合戌巳人稱美男子 唐人二字

第七牋 住近神廟者飲

遙想兩兄堂上坐多應白晝對青春 三代二人各二字

香滿羅浮富貴家。漢人二字

纔經函谷逢高鳳。又過邯鄲遇士龍。三國二人各二字

兵部燈籠掛滿街。宋人三字

第八牋 文士及善卜者各一杯

宦室雲仍能跨竈。戰國人三字

長安多空宅。城外樂熙熙。漢二人各二字

有女辟繡不織絲。贏得餘光分四壁。唐人三字

堪嗟羸政庭前樹。蒼翠何曾似夏商。宋人二字

第九牋 奉佞佛及從戎者

兄在朝鮮國。弟在臨淄城。三代二人各二字

分明稷契臯夔輩。却恨生當戰國時。戰國人二字

翰林新鑿放生池。三國人三字

侯家五代君恩重。博浪椎秦豈顧身。宋人三字

第十牋 兄弟多及年最少者各一杯。女客陪乾

三日嬰兒甫離懷。天邊黑豹送將來。家中有片花花

板。好似軍中抵箭牌。三代三人各二字

識得還丹顛倒用。乾坤艮巽豈相離。戰國人二字

柳梢星月照黃昏。唐人二字

白也。固飄然到處堪容膝。宋女人三字

第十一牋

夏月生辰者飲女客陪乾

姓也是姓。名也是姓。姓也像名。名也像姓。其名無人。名其姓有人。姓是有人。名是無人。姓。三代人二字

潮陽嶺外寄書來。漢人二字

一片軟牛皮。件件用得着。唐人三字

生在石榴花下。性格不兇不詐。宋女人三字

第十二牋

奉富翁及吹唱客

六朝書裏齊梁紀。春秋人二字

鳴金收隊後。不禁往來人。戰國二人各二字

並轡紫陌觀光上國。唐人三字

石季倫。西班牙宰相。張茂先。翰苑鴻儒。宋二人一二字

第十三牋 奉秋風客及衣冠華麗者女客陪

猢猻皮作外郎袍。春秋人三字

手挽千鈞弩。口含百沸泉。漢人二字

忽然冷。忽然熱。冷時頭上煖烘烘。熱時耳邊悲戚戚。

三國女人二字

咸陽道上閒馳逐。正是機雲入籬年。宋人三字

第十四牋 敬詞賦客

擺齊隊伍以待暴客。春秋人三字

金匱中藏傳國璽。新亭風物異前朝。戰國二人各二字

雲裏轟轟星斗明。六朝人二字

城外小兒衣冠濟楚。樹下小兒輝映台輔。唐二人各三字

第十五牋 好神仙者與女客對飲

三朝堂下洗孫兒。春秋人四字

怪道身如乾蝙蝠。昨宵辛苦在河梁。戰國人二字

百拜感仙師。門扃已盡披。六朝女人三字

兩人姓同名却差。鬱鬱葱葱氣色佳。一在河南一塞

北。三千年是舊冤家。漢宋各一人各二字

第十六牋 喜結盟社者一盃

準備文書報上司。春秋人二字

觸藩之羝進退可憫。東園小侯花紅似錦。戰國二人各三字

漢殿班頭吏部郎。唐人三字

本是東吳智將。今為大宋端人。宋人三字

第十七牋 敬旅客及善醫者

乳哺呱呱只想娘。春秋人二字

八駿齊驅六駿先散一駿在旁觀者不見戰國人二字

子美致書退之別來幸俱無恙有人附報平安却在

山陰道上漢一人六朝二人各二字

日暖千家雉堞紅唐人二字

第十八牋合席猜三元拳飲

自起開籠放白鷗春秋人二字

不是娥皇即女英如何不號君夫人漢女人二字

上有叔度千頃下有說詩匡鼎中間兩代蟬聯有甚

冤家着緊三國二人各二字

除却歐蘇韓柳外當時豈少大家文宋人二字

第十九牋好議論者飲仍與女客喝兩拳

千仞岡頭去採薪春秋人二字

不信此鄉風俗美果然良儒勝沙門戰國人三字

二美名同姓不同妖穢富貴都相若一個兒雲嶺巫

峰一個兒筵開東閣漢六朝二女人各三字

冬官堂上掛真容唐人三字

第二十牋喜手談者飲

三世春米營生兒子不知去向春秋人四字

猿猴坐命宮。那復怕刑冲。戰國人三字

落花滿地無人掃。半夜敲門不着驚。六朝人二字

緇衣館裏魯朱家。宋人二字

第二十一牋 善奕善書者各一杯

契爾靈龜爰謀爰咨。春秋人二字

三世家傳稱美善。當場却是阿郎贏。戰國人三字

維陽年少在蓬萊。唐人二字

民以食為天。通場第一篇。宋人三字

第二十二牋 奉多彛客

兩人姓同派。又同中間名。號却不同善。哉善哉。兩人

中一箇西班牙。一箇東。春秋二人各三字

東方既晞。顛倒裳衣。戰國人二字

羊裘收拾夕陽邊。唐人三字

吳門孔子驅車處。憑眺時時見倚衡。宋人二字

第二十三牋 喧嘩者一大觥

不須尚緘默。且自得逍遙。春秋人二字

肆中學得烏龜法。漢人二字

冬日盈堦竹不寒。唐人三字

四人姓同名不同。夏官堂上開烘烘。一箇道田單破陣。一箇道董卓移宮。一箇道廉頗刎頸。一箇道孔明火攻。春秋一人三字。漢二人一三字。一四字。宋一人三字。

第二十四牋 同姓者各一杯

彭城病倒老亞父。仙宮瘦損太真妃。春秋二人各二字。

季孟之間一脈綿綿。戰國人三字。

生在丙戌宮。其人盛德復英雄。唐人三字。

兩人同姓異名。大家樵採為生。一箇在咸陽古道。一箇在曲沃名城。戰國一人。唐一人。各二字。

第二十五牋 歡笑者與女客對飲罰遲

兩人姓同名不同。不同之中又不同。一箇是山頭飛

蟻。一箇是田裏沙蟲。春秋二人各三字。

塞外嗟君老荷戈。漢人二字。

慮到心枯無點血。何如拍手笑呵呵。六朝女人三字。

彌天網裏且潛身。唐人二字。

第二十六牋 敬遠客三盃

二十長亭行過半。小奴辛苦負詩囊。春秋人三字。

越阡度陌十九東西一南北。漢人二字。

兩人姓名俱不同。姓雖不同。字却同。尊卑顛倒一家。中一箇兒。鼇頭獨占。一箇兒八面玲瓏。戰國一人。漢一人。各三字。滿引雕弧繞寨行。唐人二字。

第二十七牋 開口者各一杯

四人二字一相同。此字時時在口中。吾父之孫兄及弟。九宮八卦盡皆通。三代一人。春秋三人。各二字。

朝家封禪稱東岱。樵牧何人敢上來。春秋人四字。

芳蘭已變盡。逐日見天涯。漢人三字。

學挽強弓未十年。唐人三字。

第二十八牋 好作佛事者飲

陰變陽。女變郎。水火未濟請參詳。春秋女人二字。

分明孔氏老門徒。却似佛家大檀越。戰國人三字。

丈二將軍舉鼎行。唐人三字。

朱公次子久羈楚。邸。宋人三字。

第二十九箋 好花鳥者飲

兩人姓同名不同。不同還有一半同。東山紅。西山紅。前頭掛着一張皮。後頭跳出錦毛蟲。春秋二人各二字。

曹瞞空僭妄。元只是嬰兒。漢人三字。

楚天雨後見明霞。唐人三字

甲乙之鄉可以逃。宋人二字

兩人第三十牋。同宗者俱一杯

俛首綠楊間。貽金不用還。春秋人三字

兩人姓同名又同。中間行派却不同。總是大房親骨

血。二叔三叔鬧烘烘。戰國二人各三字

會得濠梁樂趣。叅來道妙無窮。唐女人三字

新莽親排八陣圖。宋人三字

第三十一牋 敬江湖客

太僕兼銜管太常。剛剛走失一羣羊。春秋人三字

不知醫藥何來。忽然沉疴脫體。漢人三字

行路難。風波苦。九向九背從湘帆。三朝三暮黃牛艣。

六朝人二字

一聲方啓。蠶花發。十千番。唐人三字

第三十二牋 好龍陽者巨觥

只道陰陽不顛倒。如何離兌總稱男。春秋二女人各二字

淇澳家家綠竹陰。漢人二字

囊中不費一文錢。賞盡清風與明月。唐人三字

右軍寫道經字字如金石。宋人三字

第三十三牋

合席數花嬌女狀元郎飲到三十

前房接後房生個好兒郎。

戰國人三字

眼底桃花驚半落從前淡悔念頭差。

漢人一字

一派峰巒無限好幽禽相對更頻啼。

唐女人三字

兩人並轡入皇都。

宋人二字

第三十四牋

姓名中帶鳥獸字而者飲

萬物兩間皆並育何嘗盡被虎狼餐。

戰國人四字

河橋有鳥獨高飛。

漢人二字

是人不是人三分似獸二分人雖是二分人又非冠

帶老成人。唐人三字

阿瞞欲迎曹嵩徐州凶問已至。

宋人三字

第三十五牋

坐右席者俱飲女郎陪

萬頃良田一夜耕。

上古人二字

青龍門外歲朝寒。

漢人三字

分明是柱下老子却疑作海濱太公。

唐人三字

二美姓名相亞一字微分兩下好座闐闐城傷人還

道不大不大不大為甚姐兒都嫁。

六朝一女人宋一女人各三字

第三十六歲

奉仕紳大孟女郎陪乾

點點飛鴉入手中

戰國人二字

紅雲一朵郎官列多是黃金博得來

漢人三字

三人姓同名各樣三代相傳之主鬻一在天分一在

田一在朝中假度量

戰國二人漢一人各三字

地介齊滕非水國如何平地起波瀾

唐女人二字

第三十七歲

好絲竹者巨觥女郎陪乾

東邊隴上日初升

春秋人三字

百畝元來授一夫

戰國人二字

一美姓名各別稍頭一字無差一箇兒芳草天邊半

缺一箇兒瑩瑩白玉無瑕大名喚爛更光華不在公

侯之下

漢二女人各三字

梁鴻與孟光不着綺羅裳

三國人二字

第三十八歲

奉醫卜客

呂雉當筵忽發狂手擎鐵柱驅牛羊

上古二人各二字

生在午年午月緣何不做男兒

戰國人二字

趙之西魏之北幸無災祲并兵革

六朝人二字

兵占知賊至尅應果無差

宋人二字

第三十九牋

合席分班猜將拳飲

吾語汝。戰國人二字

生芻之下人如玉。漢人二字

思兼三代是周公。宋人二字

忽然間四國兵爭。未知他彼此輸贏。只見那夫差呵

挺戈攘臂。信陵呵偃旆回營。平原呵費糧席捲。祖龍

呵虎視羣英。戰國一人六朝一人又戰國一人宋一人各二字

第四十牋

手握兵權。樞府坐于今。不必避廉頗。漢人四字

有時放。有時收。終日不離太守頭。三國人二字

千巖競秀。萬壑爭流。六朝人二字

一篇錦繡呈閭闔。何異卿雲映景星。宋人三字

第五牋

○韓某 ○故張燕 ○李曰

西門豹 ○汲黯 ○石崇 ○李師師

第六牋 ○關某 ○王十鳳

伊尹 ○朱亥 ○桑宏羊 ○杜甫

第七牋 ○李江 ○浪江 ○陸介

叔夜 ○叔夏 ○梅福 ○關羽 趙雲 ○司馬

益光 ○蕭某 ○黃香 ○外計

第八牋

公孫勝 ○京房 郭泰 ○盧照鄰 ○秦檜

第九牋 ○魚某 ○古伯時 ○陳君所 ○呂某

伯夷 ○叔齊 ○虞卿 ○太史慈 ○韓世忠

第十牋 ○周某 ○外 ○雷某 ○李易

微子 ○箕子 ○比干 ○甘羅 ○楊炯 ○李易

安 ○外 ○外 ○外 ○外 ○外

第十一牋

伊尹 ○韓信 ○韋應物 ○朱淑真

第十二牋

蕭史 ○畢戰 許行 ○駱賓王 ○富弼 文

名代後書 度詞 七

彥博

第十三牋

申包胥 ○張湯 ○貂蟬 ○秦少游

第十四牋

列禦寇 ○匡章 陳代 ○雷煥 ○郭子儀
李光弼

第十五牋

子濯孺子 ○區鵠 ○衛青 衛鞅

第十六牋

申詳 ○羊角哀 左伯桃 ○劉長卿 ○呂蒙

正

第十七牋

子思 ○馮驩 ○杜康 韓康 嵇康 ○陽城

第十八牋

展禽 ○虞姬 ○黃祖 禰衡 ○王曾

第十九牋

高柴 ○淳于髡 ○陰麗華 張麗華 ○司空

圖

第二十牋

昭代叢書 庚詞

公孫杵臼 ○申不害 ○謝安 ○鄭俠

第二十一牋

卜商 ○公輸子 ○賈島 ○米元章

第二十二牋

臧文仲 ○臧武仲 ○白起 ○皮日休 ○蘇軾

第二十三牋

言游 ○卜式 ○溫庭筠 ○司馬牛 司馬遷

司馬相如 司馬光

第二十四牋

癰疽 瘡環 ○魯仲連 ○狄仁傑 ○蘇秦

蘇晉

第二十五牋

微生高 微生畝 ○終軍 ○盧莫愁 ○羅隱

第二十六牋

百里奚 ○田橫 ○孫叔敖 叔孫通 ○張巡

第二十七牋

子牙 伯牙 叔牙 ○易牙 ○公山弗擾 ○蕭

望之 ○張九齡

第二十八牋

南子 ○孟施舍 ○高力士 ○范仲淹

第二十九牋

陽虎 陽膚 ○魏無知 ○南霽雲 ○林逋

第三十牋

柳下惠 ○孟仲子 ○孟季子 ○魚玄機 ○王

安石

第三十一牋

司馬牛 ○霍去病 ○江淹 ○雷萬春

第三十二牋

南子 ○西子 ○衛青 ○白樂天 ○黃庭堅

第三十三牋

屋廬子 ○晁錯 ○崔鶯鶯 ○馮京

第三十四牋

浩生不害 ○梁鴻 ○牛僧孺 ○魏了翁

第三十五牋

神農 ○東方朔 ○李商隱 ○蘇小小 ○蘇小

妹

杖第三十六

烏獲 ○朱買臣 ○公孫龍 公孫丑 公孫宏

○薛濤 三十五

第三十七

左丘明 ○田單 ○卓文君 王昭君 ○呂布

第三十八

風后 力牧 ○馮婦 ○韓康 ○寇準

第三十九

告子 ○東哲 ○王旦 ○吳起 魏收 趙括

秦觀

第四十

司馬相如 ○黃蓋 ○山濤 ○文天祥

為黃薛必誠平楚心養學士賦

無和也夫。聖人之於民。以中之是。其今之與。隨不。隨。無。由。對。各。樂。一。斷。阻。無。音。論。之。皆。且。樂。而。不。計。次。風。人。下。北。出。一。精。爽。之。根。中。之。皆。必。合。其。人。能。一。以。限。于。中。其。樂。阻。於。限。于。夫。交。持。而。不。散。結。果。效。文。與。隨。一。散。樂。之。皆。與。根。之。皆。將。樂。日。樂。各。樂。根。不。散。

漢甘泉宮瓦題辭

余每見銅雀瓦研。輒詆為贗物。不復寶愛。蓋其色澤。欸識皆不足以動人。吳中駟僧類能為之。後于曲阜。孔君東塘許見漢銅尺。孔君因言其鄉農人往往于。田中耕得古物。余恨不能為彼中田畯。循行阡陌間。或有所得。已卯夏新城王阮亭先生以閩中林君吉。人所著漢宮瓦圖郵示于余。余讀其記。知厥兄同人。于田間瓦礫中得之。余又恨不能手把此瓦。一日三。摩挲也。夫天下至賤而易壞者。無過于瓦。自漢武以。

名代叢書

漢甘泉宮瓦題辭

迄于今凡一千七百餘年今此瓦不獨完好如故且入土既久古色爛然物雖至賤遂無難駕珪璧而上之然苟非博雅好古如林君者則此瓦暴露既久又安知其不為鉏犁之所破碎乎獨是瓦之形大抵狀如剖竹今觀此圖又似平圓如鏡當是瓦之在簷牙者其下垂之一端如此恨無由向林君一質問之耳夫漢家宮闕萬戶千門頗稱壯麗即簷牙之瓦當亦不下若干萬而僅留此一片于零輒斷甃間豈製此瓦之際其時日于支獨勝耶新安張潮題

昭代叢書乙集卷三十九

新安 張潮 山來 輯

漢甘泉宮瓦記

侯官林 佶吉人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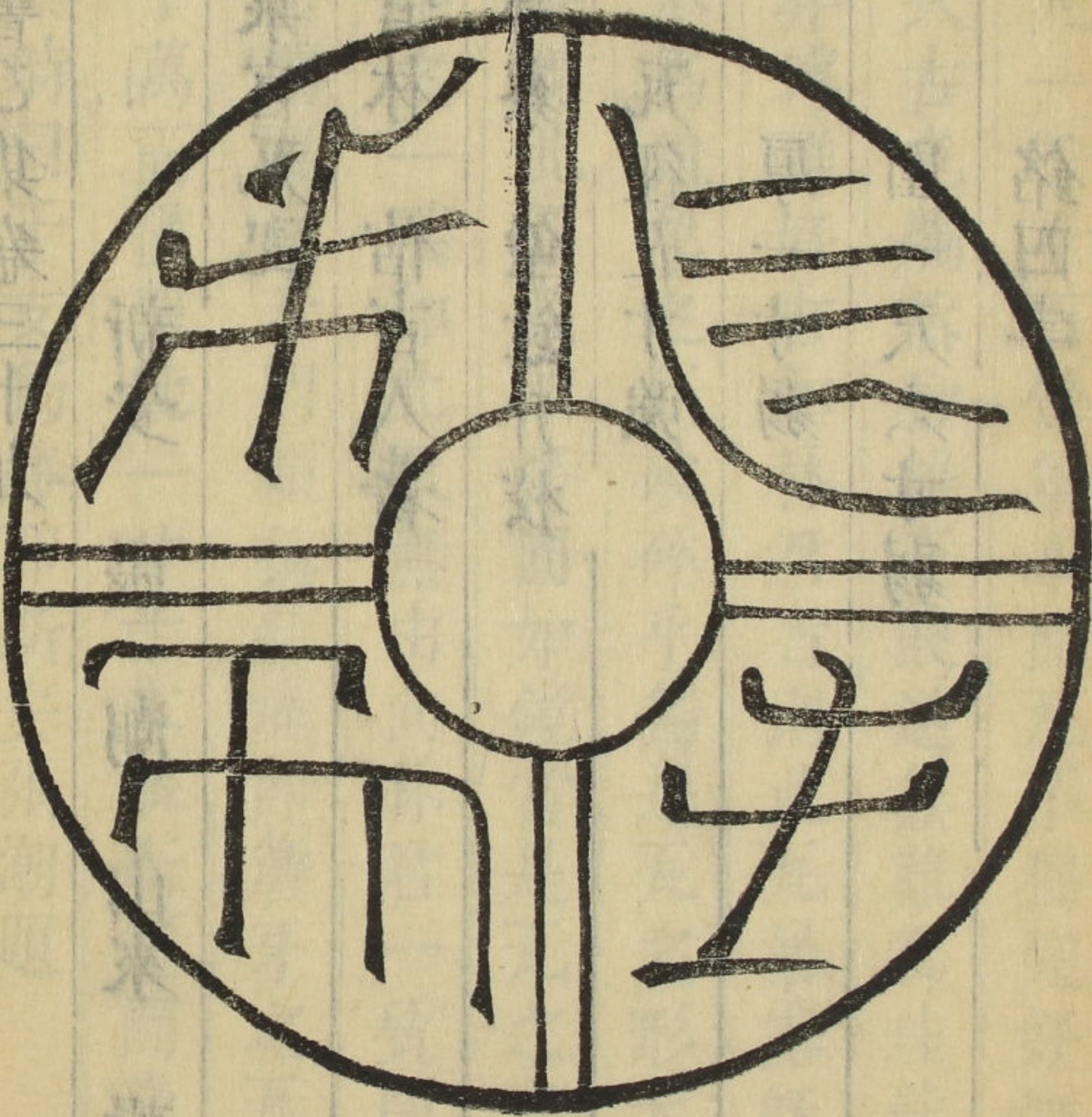
江寧蔡 筮鉉升校

瓦徑五寸強

厚一寸弱

圍一尺六寸弱

銘四字



右漢甘泉宮瓦。予家所藏也。甘泉宮址在今陝西淳化縣治山中。康熙辛丑，予兄同人與祝丈光遠自三原往遊其地，見道旁畊夫鋤田，積瓦礫如丘阜，皆隱隱有文，多剝缺不可識。因憩樹下，見有小物墳起者，剔之獲此瓦，甚完好。字畫獨全，亟懷以歸。考三輔黃圖：甘泉宮，一曰雲陽宮。秦始皇二十七年作，周十餘里。漢武帝建元中增廣之，周十九里。師古曰：秦林光宮在磨石嶺，嶺側有甘泉，故漢武建甘泉，即取為名。其嶺高出他山，距長安三百餘里，而能望見長安城。

昭代叢書 漢甘泉宮瓦記

堞宮表有通天臺。雲雨悉在臺下。山中宮殿臺觀。略與建章相比。百官皆有邸舍。帝嘗以五月避暑。八月歸。每邊警烽火通甘泉。以人主不嘗在長安。故兩通之也。今去漢二千年。宮觀淪沒。人亦無有向荒山古道而流連。憑弔者。家兄短衣匹馬。裴回於夕陽隴畝之間。田夫牧豎。方且揶揄而怪訝之。乃適獲此瓦。以償其好事之願。吁亦異矣。予庚子生于三原。家兄獲此瓦時。予始二歲。稍長。家兄輒舉以相示。曰此不易得也。既壯。學書。知摹古文奇字。乃知是物可貴。庚午

學作詩。漫為歌以紀。家兄亦從而賦之。頗聞於人間。有屬和者。又四方博雅之士。多欲摹其文。以為傳翫。因考圖記。詳夫得之始末。俾覽者有徵焉。

甘泉宮瓦記

吳江 徐 鈞 電發

甘泉宮瓦。閩中林子同人。從父宦遊長安。於亂山中得之。徑五寸強。厚一寸弱。背平可研墨。以水漬之。有翡翠紋。如古彝器。即唐宋以來。所謂瓦頭研也。蓋入土歲久。其質理亦溫潤可愛。按甘泉宮址。在今淳化縣。距長安三百餘里。一曰雲陽宮。史記秦始皇二十

七年造。漢武帝建元中增廣之。雕文刻鏤窮極奢侈。與栢梁建章相埒。今至漢已久。遺迹都不可攷。唯當年瓦礫委棄荒烟野草中者。久而未泐。往往雜出於風霜兵火之餘。如此瓦者。字畫猶甚完好。余把玩久之。因思項籍入咸陽。阿房既焚。漢家創業。宜崇節儉。乃所為長樂未央。複閣飛樓。千門萬戶。照耀於秦山渭水間者。周數十餘里。即今三輔黃圖。西京雜記所載。抑何盛也。及至炎祚一移。玉城珠簾。化為灰燼。雖片瓦僅存。亦久摧剝於樵夫牧豎之手。何意二千餘

年。乃得博雅好古之士。如林子者。長鑱木柄。搜剔於荒崖殘塚之墟。懷之而歸。如獲拱璧。裹以錦囊。注以名泉。時復為之摩挲。寶玩。俛仰太息。恍若置身西京。以上則瓦之所遭。不厚幸也哉。甲戌五月。余客三山。同人令弟吉人。出示此瓦。并摹其文。示余。遂為之記。再賦四絕句。以寓憑弔云。

武帝乘龍事可哀。更無人到集靈臺。唯留一片甘泉

瓦。曾照西京烽火來。

集靈臺李夫人葬處

雲陽宮殿久摧殘。遺瓦猶同渭水寒。莫向銅駝問消

息。金仙清淚不會乾。
已無寶鼎薦芝房。碧瓦徒憐委路傍。猶勝臨漳老銅雀。不從臺畔看分香。
土花如繡色逾妍。拾取荒山夕照邊。留與詩人供嘯詠。夜深常得伴陳元。
又詩
地指雲陽是處哀。漫憑遺瓦想樓臺。金莖甲帳神仙窟。剩有長生兩字來。
磨洗鱗鱗片碧殘。自然鮮潤自清寒。當年雨露知多

少。重疊苔痕漬未乾。
斲成員壁列文房。猶勒甘泉字在傍。不用龍睛開半勺。玉蟾蜍吐露華香。
霜毫水繭共清妍。獻賦應隨到日邊。釋却褐衣臨節墨。明光殿上賜重元。

祥符 周在浚 雪客

瓦頭硯得自甘泉。製度應知元狩年。今日摩挲藏寶匣。不教衰草泣寒烟。
古朴知從西漢遺。通天臺閣入雲奇。依稀尚有長生

字如見東方奉御時
高人弔古每流連
偏在荒殘水石邊
拾得瓦頭如拱璧
漢家遺蹟得君憐
曾為高僧記未央
雀臺遺物誤香姜
何期今日桐陰裏
老眼重觀古墨香

山陽張烈

不見甘泉宮
猶見甘泉瓦
茲瓦未墮時
鱗次蒼苔下
兵戈歷歲年
陵谷遞傾瀉
金玉為塵沙
隨風肆飄灑
何期此物存
模文諒非假
林子具豪情
拾得跨鞍馬

雄劍徒在匣
古陶時復把
默坐想秦灰
孰是長留者

平湖陸棻 義山

丹青三代物
科斗古文書
偶得猶堪喜
專心更不虛
澄淘嚴冶鑄
瓴甌重璠璵
認取長生字
銷炎憶玉魚

瓦上細看是長生
未央四字

海內真風雅
三山有二林
時宜俱不合
仙骨總非今
金石廬陵癖
鄉媛廣武滌
交游雖恨晚
猶許托同音

秀水朱彝尊 竹垞

西京無書家
但有意就凡
將篇其後闕
里闢乃得五

昭代叢書 漢甘泉宮瓦記

鳳二年。甄。滕公石室闕已久。文體侷詭乖自然。芝英
鶴頭書。歲遠俱沉埋。孰能抉淵奧。冥索崔張先。福州
林侗。媵蒼雅。裏中忽出甘泉瓦。長生未央字。當中逸
態橫。生态塗寫。定州漢廟不足珍。銅雀香姜盡流亞。
吾聞甘泉本是祖龍之所遺。武帝因而恢拓之。非無
益壽延長字。今已蕩盡捐鎚釐。金銅仙人別渭水。椽
桷自毀化作龍鱗而。當知是瓦定有鬼神護。不然安
得團圞如鏡。勿使纖毫虧。伊誰擅此隸法。古毋乃史
逸。丞相斯。下至元封。人物能爾爲。侗也好奇莫與並。

謂。搗硬黃墨一挺。裝池作冊。要客題。重之不異焦山
鼎。吾生大嗜金石文。南逾五嶺西三雲。手披叢篁剪
荆棘。殘碑斷塔搜秋墳。攜歸蓬屋少香芸。壁魚散走
飢鼠嚙。蟲涎粉蛀徒紛紛。侗兮侗兮真好事。殿闕遺
墟靡不至。短衣匹馬尋昭陵。陪葬諸臣辨銜位。旁及
降王一十四。右先咄。左什。殿以阿。那。范。頭。利。舊
史。缺。略。新。史。刪。侗也爲之考。其次試入儲藏蘭話堂。
長物何論金一笥。君家嚴君政不苛。至今秦地猶謳
歌。年過八十尚健飯。丹砂不餌朱顏醜。循陔之養樂

事多長生瓦兆本為此請君一日三摩挲

山陽丘象隨季貞

陸離土鑑蠹雕蟲廢址依稀認舊宮可惜張華未相見當時放失志圖中

朝餘風露暮餘烟古道荆榛有歲年烽火舊連三百里未央宮瓦落甘泉

仔細長生兩字摹長安八代帝王都離宮別館知多少鈎弋香魂倩玉奴

好古先生非好奇收將遺瓦重人思最憐世上敦龐

氣斲盡秦皇漢武時

新城王士正貽上

漢宮一百四十五

三輔黃圖漢畿千里內外宮館一百四十五所橫絕南山

包九嶼未央建章最廣麗渭北更起甘泉宮甘泉之山化金碧千門萬戶交玲瓏通天臺高屹宮表下瞰

雲雨青濛濛武皇求仙跨滄海射魚牽犬東門東始秦

皇紀立石東海上以為秦東門孫卿已誅五利死飛廉桂館猶龍從

上陵磨劍勢一變雲陽烟草悲秋風甲帳珠簾盡黃土何況片瓦埋荒叢林生好古極幽曠短衣匹馬空

昭代叢書

漢甘泉宮瓦記

八

山中太乙壇邊弔鈞弋。悲歌躑躅斜陽紅。此瓦出土
事非偶。長生古篆疑神工。濯以清泉襲綈錦。攜歸嶺
海光熊熊。令弟繪圖亟示我。使我懷古憂心忡。終南
涓水舊遊歷。漢家陵闕隨飛蓬。豈知一瓦供賞識。遠
與石鼓岐陽同。兄視羽陽羽亦作械弟銅雀。織兒慎勿加
磨礪。

跋百四十五 長汀 黎士宏 媿曾

記戊辰入三山。晤林敏子先生。時年七十。坐臥小園。
頗饒樹石之勝。季君吉人他出。得交其長君同人。并

見同人所著昭陵墨蹟考。曾跋數行。歸之。今更見其
漢瓦圖說。園陵寢殿久已化爲冷雨寒風。一瓦零甃
斷甃。何足有無。乃同人得此。寶惜珍藏。吉人作記。語
尤淒麗。一時學士大夫。又從而歌之咏之。使二千年
間成敗興亡。歷歷在眼。豈徒其物之謂哉。聞敏子健
甚。率諸子閉戶著書。興復不淺。人生何事。抑唯適志
爲歡耳。父子兄弟。以文章名德。標長風流。享人世不
爭之福。覺穎川朗陵去人不遠矣。

李澄中 漁村

丙寅歲余在京師。曾爲人題未央瓦硯。已不復記憶矣。丁丑秋來閩中。與林子吉人交。一日借丘洗馬季貞過樸學齋。林子出其兄同人所藏甘泉宮瓦頭硯。相示。上有長生甘泉四字。其樸質古茂。與未央迥殊。余家有季孫行父所城口古瓦二葉。其質甚堅。瓦口有籀文一曰千秋。一曰萬歲。字畫圓潤可愛。叩之作金石聲。今觀此瓦。正與相類。其爲甘泉舊物無疑。覺未央銅雀不辨。而知其贗矣。甘泉宮在陝西淳化亂山中。同人於旅次。不意而搜得之。搨以爲冊。命海內詩人題咏之。備矣。嗟乎。以武帝之雄才大略。其所開拓。西過玉門。南至於海。卽今之七閩兩粵。皆其地也。漢祚旣移。今所流傳於人間者。獨有數瓦在耳。余爲紀其始末而歸之。且以誌人代之感焉。

古者宮殿之瓦其色黝然與民間無異特精粗不同耳後世創為琉璃之窰雖不知始于何時然觀小李將軍所畫宮圖與近代無異則是宮瓦黃綠之色自隋唐間當已有之因讀林君漢瓦記偶筆于此以俟博雅好古者詳考焉新安張潮

跋

古者宮殿之瓦其色黝然與民間無異特精粗不同耳後世創為琉璃之窰雖不知始于何時然觀小李將軍所畫宮圖與近代無異則是宮瓦黃綠之色自隋唐間當已有之因讀林君漢瓦記偶筆于此以俟博雅好古者詳考焉新安張潮

新蘇波古香精等語遊安惠勝

酒社芻言小引
黃九烟先生作酒社芻言于尋常觴政中特設三戒此亦各有所宜未可遽以為典要者也更有先生所未及詳者余請得而備言之其一為酒之不潔也折衷之辭或曰滌卮取其潔耳今斟酌之際一人執壺一人捧盃執壺者必欲取盈捧盃者恐其或溢每斟至八分時杯舉而上壺壓而下壺之嘴往往沒入盃中此不潔之在先者也盃或未乾所當傾而去之存此酒以醉僮僕不亦可乎主人惜酒者即以未乾冷

酒社芻言小引

黃九烟先生作酒社芻言于尋常觴政中特設三戒此亦各有所宜未可遽以為典要者也更有先生所未及詳者余請得而備言之其一為酒之不潔也折衷之辭或曰滌卮取其潔耳今斟酌之際一人執壺一人捧盃執壺者必欲取盈捧盃者恐其或溢每斟至八分時杯舉而上壺壓而下壺之嘴往往沒入盃中此不潔之在先者也盃或未乾所當傾而去之存此酒以醉僮僕不亦可乎主人惜酒者即以未乾冷

酒注于壺中。此不潔之在後者也。其一為五簋之宜變也。原五簋之初。祇以惜費耳。不知其費更甚。蓋簋既少。則形必大。形既大。則餽必豐。數止于五。則必以價昂者為之。大約一簋而需二簋之費。此不便之在。主者也。人之嗜好。各有不同。既有偏好。亦有偏惡。餽之為類也多。必有值其好者。今止于五而已。設半投其所惡。客不幾于餒乎。此不便之在客者也。之數者。賓筵之常。皆人所忽。敢因此帙而并及之。冀得過于觀覽者。豈非我輩之厚幸乎哉。心齋張潮謨。

昭代叢書卷三十九

新安張潮山來輯

婺州朱慎其恭校

酒社芻言

鍾山黃周星九烟著

古云酒以成禮。又云酒以合歡。既以禮為名。則必無
 僨野之禮。以歡為主。則必無愁苦之歡矣。若角鬪紛
 爭。攘臂謹呶。可謂禮乎。虐令苛嬈。兢兢救過。可謂歡
 乎。斯二者。不待智者而辨之矣。而愚更請進一言於

君子之前日飲酒者乃學問之事非飲食之事也何也我輩性生好學作止語默無非學問而其中最親切而有益者莫過於飲酒之頃蓋知己會聚形骸禮法一切都忘惟有縱橫往復大可暢敘情懷而釣詩掃愁之具生趣復觸發無窮不特說書論文也凡談及宇宙古今山川人物無一非文章則無一非學問即下至恒言謔語如聽村謳觀稗史亦未始不可益益智而廣見聞何乃不惜此可惜之時用心於無用之地棄禮而從野舍歡而覓愁乎愚有概於中久矣

謹勒三章之戒與成四美之賢

一戒苛令

世俗之行苛令無非為勸飲計耳而不知飲酒之人有三種其善飲者不待勸其絕飲者不能勸惟有一種能飲而故不飲者宜用勸然能飲而故不飲彼先已自欺矣吾亦何為勸之哉故愚謂不問作主作客惟當率真稱量而飲人我皆不須勸既不須勸矣苛令何為

一戒說酒底字

說酒底者。將以觀人之博慧也。然聖賢所謂博與慧者。似不在此。况我輩終日兀坐編摩。形神孳悴。全賴此區區杯中物以解之。若復苦心焦思。搜索枯腸。何如不飲之爲愈乎。更有一種狂黠之徒。往往借觴政以逞聰明。假席糾以作威福。此非呂雉之宴。豈真許軍法行酒乎。若不幸逢此輩。惟有掉頭拂衣而已。

一戒拳鬪

佐飲之具多矣。古人設爲瓊爨以行酒。五白六赤一聽於天。何其文而理也。卽藏鈎握子。射覆續麻諸戲。

跋

余嘗同黃先生飲。所談亦復不拘何事。大約不喜苛耳。余則謂苛于令可也。苛于酒不可也。令取其佳酒。隨乎量。俾客不以飲酒爲苦。而以觴政爲樂。不亦可乎。然令雖無妨于苛。亦須在人耳目之前。意計之所能及。爲佳。苟爲人之所必不記憶。徒以示一己之博奧。則真所不必矣。心齋居士題。

與國其德不必遠也

歸父必歸其人之德必不歸其德以示一己之

平然令其無憾下尚衣衣其人耳目之前意信之

謂平景必奉不以為所惑苦節以節迎其樂不亦

正余頃聞昔年今世也節之節不世也今以其

余嘗聞黃衣中將也節亦更不世也今以其

規

懶園觴政小引

脫略形骸高談雄辯箕踞袒跣嬉笑怒罵者酒人也
峩冠博帶口說手寫違心屈志救過不暇者官人也
斯二者其道相反故居官者必不可以嗜酒嗜酒者
必不可以為官畢吏部阮步兵豈後世所能再見耶
懶園主人忽以陞官之法移而行酒于是官與酒始
合而為一官則自守令以至三公無不備龜法則內
外陞降無不精也品則才德貪酷無不考也其所以
賞之罰之者不過良醞三升香醪五斗既不慮以儉

。僇廢事。有玷官箴。復不妨以爵位怡情。無譏小草。青
州從事。平原督郵。咸俯首而聽。酒人之號。令其為酣
適。曷可名言。語有之。無官一身輕。又云。作僕射。不勝
飲酒樂。是酒人誠勝于官人矣。夫所謂官者。非真有一
物焉。可以韞匱而藏之。亦不過空有其名耳。然宦
途之險。所在而有。今席上之官。其名寧獨異乎。乃世
人不愛此官。而必欲即真。吾不知其于古人所云身
後名。不如一杯酒者。其相去為何如也。而況乎告身
之僅可博一醉也。心齋張潮撰

昭代叢書卷四十一

新安張潮七山來 輯

張惣南村 校

嬾園觴政

秣陵蔡祖庚蓮西著

行酒必奉令。官行令多。遵鼎甲酒。與官恒相須也。
而豈可無規則。以一之乎。今遷次悉遵時憲。而糾
効波瀾。具規風力。匪徒軍法。從漢制庶幾酒律。倣
山陰。

條例

每次以二十巡為滿。巡滿即止。聽席內官尊

者發落。

用四子擲。

遇對四為德。○吏對六為才。△對五為能。

翰林京堂以上所重不在能故不用能

遇對四配諸對。或遇三紅俱為大賢。◎

對六配諸對。或遇三六俱為奇才。△

遇全紅為名世大儒。閣臣世職三次。吏尚入閣。

世職一次。內各尚及左都俱入閣。加官保一次。

其餘各官俱入閣。太林黃許諸各受參者明增一

遇全六等俱為經濟實學。閣臣加世職二次。吏

尚入閣。加官保二階。各尚左都入閣。林其餘各

官俱陞吏尚。○天林黃許參見以許見以參見

遇對么為不及。×對三么為舛謬。×林不制見全

遇四么為奇貪異酷。△各官俱革職。仍罰一巨觥。後

遇全色准復原官。遇◎△准照原官。下參見以官

起用。見其以許參見×換。○善冊不許許

凡自擲見又免行參見又遇○等俱不准折。

凡到言路不許寒蟬每一巡必例參一人點色數受

參者三擲內見◎△照常升轉言官罰一小杯回

行以見○照常陞轉言官罰一小杯不降見全色

照例行言官罰一大杯回照參見以行見又照例

行仍罰一小杯見以照例行仍罰一大杯言官回

行○言官如特糾須飲一大杯竟行指名受參者即飲一

小杯三擲內見全色及◎△○俱照例行言官雖

不降須罰一大杯見又照例行罰一大杯見以照

例行亦罰一大杯言官回行○

如內閣吏尚有可議處言官卓有所見須飲二大杯

指名特糾受糾者即飲一大杯三擲內遇以官保

世職盡削仍革職罰一大杯言官回行○遇以官

保世職盡削罰一大杯免降言官回行◎見◎△

照例行言官罰一大杯回照參見以行遇全色照

例行言官罰一大杯革職見○照例行言官罰一

大杯不降

大杯不降

凡有堂上官屬官到任飲一小杯外官同。

升降考 席內每位點一色註定出身起

么知縣 御史 各主 吏主 中行

二中行等 給事 吏主 俱各主

同知 僉事 知府 俱員外

按知 知縣 知縣 知縣 俱參見

三御史 內升 內陞 掌道掌過道者

四編檢 侍讀 侍講 中允 司業

庶子侍讀 詹事 少詹 祭酒 講士

諭德侍講 光丞 參見 同參見 行正

少詹講讀 禮右 閣學 詹事 光少 參見

學士祭酒 同參見 鴻少

詹事 內閣 吏右 禮右 閣學

閣學兼侍郎 內閣 吏右 俱禮右

翰吏禮侍郎 內閣 吏尚 轉左左侍

光丞 行人 正 還原衙門 光少 司副等

鴻少 理知 參見 同

以喻之

酒杯爭似真衣繡繡衣真似爭杯酒官熱趁
人間閒人趁熱官官着緋貪陸博博陸貪緋
着鐘盡漏匆匆漏盡鐘

好官休說閒人老老人閒說休官好看鳥倦
將還還將倦鳥看晚春留酒伴伴酒留春
晚醒解更飛觥觥飛更解醒

石終官熱猶醺醺醺猶熱官終局濃興官
途窮窮途官興濃算長愁景豆豆長

算人笑莫人嗔嗔人莫笑人

忌人無過排人醉醉人排過無人忌恩與怨
無因因無怨與恩位高嫌淡味味淡嫌高
位吾故樂樵漁漁樵樂故吾

冷敲緊拍字字刺入心窩渺渺予懷非入
醉鄉溪處亦復誰能解此 遜叟評

酒政者亦在司酒政者

今釀酒者亦在司酒政者

於吾姓樂熱熱熱熱熱熱熱

無因因無熱與恩

思人無故世人相相入時故無入

就人於莫人與與人莫與人

跋

俗謂司酒令者為令官。司酒政者為底官。然不過名之曰官耳。並無職銜品級可言。今懶園觴政則官階勳爵燦然于耳目之前。令官底官可無媿乎其稱矣。心齋居士題

心齋居士歌

煙。香。熱。干。耳。目。之。前。令。官。別。自。可。無。數。乎。其。醉。矣。
之。日。官。耳。並。無。難。得。品。好。可。言。今。敵。國。敵。寇。限。官。制。
俗。隔。隔。斷。今。茶。為。令。官。同。斷。起。香。為。氣。官。熱。不。斷。谷。
烟

芥茶彙鈔小引

茶之為類不一。芥茶為最。芥之為類亦不一。廟後為
佳。其採擷之宜。烹啜之政。彙民已詳之矣。予復何言。
然有所不可解者。不在今之茶。而在古之茶也。古人
屑茶為末。蒸而範之成餅。已失其本來之味矣。至其
烹也。又復點之以鹽。亦何鄙俗乃爾耶。夫茶之妙在
香。可製而為餅。其香定不復存。茶之妙在淡。點之以
鹽。是且與淡相反。吾不知玉川之所歌。鴻漸之所嗜。
其妙果安在也。善茗飲者。每度率不過三四甌。徐徐

名代叢書

芥茶彙鈔小引

啜之始盡其妙。玉川子于俄頃之間，頓傾七椀，此其
鯨吞虹吸之狀。與壯夫飲酒，夫復何殊。陸氏茶經所
載，與今人異者不一而足。使陸羽當時，茶已如今世
之製，吾知其沉酣傾倒于此中者，當更加十百于前
矣。昔人謂飲茶為水厄，元魏人至以為恥，甚且謂不
堪與酪作奴。苟得羅芥，飲之，有不自悔其言之謬耶。
吾鄉三天子都，有抹山茶，茶生石間，非人力所能培
植，味淡香清，足稱仙品。採之甚難，不可多得。惜巢民
已歿，不能與之共賞也。心齋張潮謨。

昭代叢書卷四十一

新安 張 潮 山來 輯

黃岡 杜 濬 于皇 校

芥茶彙抄

雉臯冒襄巢民著

環長興境產茶者，曰羅懈，曰白巖，曰烏瞻，曰青東，曰
顧渚。曰篠浦，不可指數。獨羅懈最勝。環懈境十里而
遙，為懈者亦不可指數。懈而曰芥，兩山之介也。羅氏
居之，在小秦王廟後，所以稱廟後羅芥也。洞山之芥。

南面陽光朝旭夕輝雲滃霧淖所以味迥別也
產茶處山之夕陽勝於朝陽廟後山西向故稱佳總
不如洞山南向受陽氣特專足稱仙品
茶產平地受土氣多故其質濁峇茗產於高山渾是
風露清虛之氣故爲可尚

茶以初出雨前者佳惟羅峇立夏開闢吳中所貴梗
猶葉厚有蕭箬之氣還是夏前六七日如雀舌者佳
最不易得

江南之茶唐人首稱陽羨宋人最重建州于今貢茶

兩地獨多陽羨僅有其名建州亦非最上惟有武夷
雨前最勝近日所尚者爲長興之羅峇疑卽古之顧
渚紫笏也介於山中謂之峇羅隱隱此故名羅然峇
故有數處今惟洞山最佳姚伯道云明月之峽厥有
佳茗是名上乘要之採之以時製之盡法無不佳者
其韻致清遠滋味甘香清肺除煩足稱仙品若在顧
渚亦有佳者人但以水口茶名之全與峇別矣
峇中之人非夏前不摘初試摘者謂之開園采自正
夏謂之春茶其地稍寒故須待時此又不當以太遲

病之。往日無有秋摘。近七八月。重摘一番。謂之早春。其品甚佳。不嫌少薄也。

芥茶不炒。甌中蒸熟。然後烘焙。緣其摘遲。枝葉微老。炒不能軟。徒粘碎耳。亦有一種細炒芥。乃他山炒焙。以欺好奇。芥中惜茶。決不忍嫩。采以傷樹本。余意他山摘茶。亦當如芥。遲摘老蒸。似無不可。但未試嘗。不敢漫作。

芥茶雨前精神未足。夏後則梗葉太麤。然以細嫩為須。當交夏時。時看風日晴和。月露初收。親自監采。

入籃如烈日之下。又防籃內鬱蒸。須傘蓋。至舍速傾。淨篋薄攤。細揀枯枝病葉。蚋絲青牛之類。一一剔去。方為精潔也。

蒸茶須看葉之老嫩。定蒸之遲速。以皮梗碎而色帶赤為度。若太熟則失鮮。其鍋內湯須頻換新水。蓋熟湯能奪茶味也。

茶雖均出于芥。有如蘭花香而味甘。過霽歷秋。開罈烹之。其香愈烈。味若新沃。以湯色尚白者。真洞山也。他懈初時亦香。秋則索然。與真品相去霄壤。又有香

而味澀。色淡黃而微香者。有色青而毫無香味。極細嫩而香濁味苦者。皆非道地。品茶者辨色聞香。更時察味。百不失矣。

茶色貴白。白亦不難。泉清瓶潔。葉少水洗。旋烹旋啜。其色自白。然真味抑鬱。徒爲目食耳。若取青綠。天池松蘿。及下界。雖冬月色。亦如苔衣。何足稱妙。莫若真洞山。自穀雨後五日者。以湯薄澣。貯壺良久。其色如玉。冬猶嫩綠。味甘色淡。韻清氣醇。如虎丘茶。作嬰兒肉香。而芝芬浮蕩。則虎丘所無也。

烹時先以上品泉水滌烹器。務鮮務潔。次以熱水滌茶葉。水太滾。恐一滌味損。以竹筴夾茶于滌器中。反覆滌蕩。去塵土。黃葉老梗。盡以手搦乾。置滌器內。蓋定。少刻開視。色青香烈。急取沸水潑之。夏先貯水入茶。冬先貯茶入水。

茶花味濁無香。香凝葉內。

洞山茶之下者。香清葉嫩。着水香消。棋盤頂。紗帽頂。雄鷲頭。茗嶺。皆產茶地。諸地有老柯嫩柯。惟老廟後無二。梗葉叢密。香不外散。稱爲上品。

也。茶壺以小爲貴。每一客一壺。任獨斟飲。方得茶趣。何也。壺小香不渙。散味不耽。遲況茶中香味。不先不後。恰有一時。太早未足。稍緩已過。箇中之妙。清心自飲。化而裁之。存乎其人。

憶四十七年前。有吳人柯姓者。熟于陽羨茶山。每桐初露白之際。爲余人畀箬籠攜來。十餘種。其最精妙。不過劬許數兩。味老香淡。具芝蘭金石之性。十五年以爲恆。後宛姬從吳門歸。余則畀片必需半塘。顧弄

兼黃熟香。必金平叔茶。香雙妙。更入精微。然顧金茶香之供。每歲必先虞山柳夫人。吾邑隴西之蓀姬。與余共宛姬。而後他及。

金沙于象明。攜畀茶來。絕妙。金沙之于精鑒賞。甲于江南。而畀山之棋盤頂。久歸于家。每歲其尊人必躬往採製。今夏攜來。廟後棋頂漲沙。本山諸種。各有差等。然道地之極真極妙。二十年所無。又辨水候火。與手自洗烹之。細潔使茶之色香性情。從文人之奇嗜。異好。一一淋漓而出。誠如丹丘羽人所謂飲茶生羽。

翼者真衰年稱心樂事也。

又有吳門七十四老人朱汝圭。攜茶過訪。茶與象明頗同。多花香一種。汝圭之嗜茶自幼。如世人之結齋于胎。年十四入芥。迄今春夏不渝者百二十番。奪食色以好之。有子孫為名諸生。老不受其養。謂不嗜茶為不似阿翁。每竦骨入山。臥遊虎虺。負籠入肆。嘯傲甌香。晨夕滌瓷洗葉。啜弄無休。指爪齒頰與語言激揚。讚頌之津津。恆有喜神妙氣。與茶相長。養真奇癖也。

跋

吾鄉既富茗柯。復饒泉水。以泉烹茶。其味尤勝。計可與羅芥敵者。唯松蘿耳。予曾以詩寄吳民云。君為羅芥傳神。我代松蘿叫屈。同此一樣清芬。忍令獨向隅。曲迄今思之。殊深我以黃公酒壚之感也。心齋居士題。

